

简

简·奥斯汀精选小说集

*Sence
And
Sensibility*

理智与情感

[英] 简·奥斯汀 / 著 陈筱苏 / 译



YZLI 0890083255

简

简·奥斯汀精选小说集

Sence
And
Sensibility
理智与情感

[英] 简·奥斯汀/著
陈筱苏/译



YZLI 0890083255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智与情感 / (英) 奥斯汀 (Austen, J.) 著; 陈筱苏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4

(简·奥斯汀精选小说集)

ISBN 978-7-222-07400-2

I. ①理... II. ①奥...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8549号

理智与情感

【英】简·奥斯汀◎著
陈筱苏 译

策 划: 英特颂
责任编辑: 马 清 黄河飞
特约编辑: 李若愚 高勤芳
责任印制: 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70mm 1/32
印张	9
字数	230千
版次	201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7400-2
定价	72.00元(全三册)

经销电话: 021-56550055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4
第三章	009
第四章	013
第五章	017
第六章	020
第七章	023
第八章	026
第九章	029
第十章	034
第十一章	039
第十二章	042
第十三章	046
第十四章	052
第十五章	056
第十六章	062
第十七章	067
第十八章	072
第十九章	076
第二十章	082
第二十一章	088
第二十二章	095
第二十三章	102
第二十四章	107

目 录
CONTENTS

第二十五章	112
第二十六章	116
第二十七章	122
第二十八章	128
第二十九章	132
第三十章	141
第三十一章	148
第三十二章	157
第三十三章	163
第三十四章	170
第三十五章	176
第三十六章	182
第三十七章	189
第三十八章	199
第三十九章	206
第四十章	211
第四十一章	217
第四十二章	223
第四十三章	227
第四十四章	234
第四十五章	246
第四十六章	251
第四十七章	258
第四十八章	264
第四十九章	268
第五十章	277



第一章

达希伍德家族在苏塞克斯定居很有些年代了。他们家业颇大，府第坐落在田庄中心的诺兰德庄园，祖祖辈辈居住此地，在四邻中享有颇高的声望。这份家业后来传给了一个长寿的单身汉。他在世时，他妹妹长年伴着他，为他打理家务。谁料她先他十年去世，于是家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了弥补她的离去，他把他的侄儿亨利·达希伍德先生一家接了过来。他侄儿是诺兰德庄园的合法继承人，他打算把这份家业交给他。老绅士晚年和侄儿、侄媳还有他们的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他越来越喜欢他们。亨利·达希伍德先生和太太不仅由于考虑到利益关系，而且因为心地善良，对他百般照应，使他的晚年甚得安慰，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更为他增添了生活的乐趣。

亨利·达希伍德先生的前妻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现任太太生了三个女儿。儿子是个沉着可敬的年轻人。他生母有一大笔财产，在他成年后给了他一半的财产。此后不久，他结婚了，这又为他添了一笔财富。所以继承诺兰德庄园对于他来说，并不像对他的妹妹们那样重要，因为她们只能靠父亲继承过来的那一点财产维持生活。她们的母亲一无所有。父亲能支配的钱只有七千镑，对于他前妻的另一半财产，他只能在生前享有，一旦去世就得全部归给儿子。

老绅士与世长辞，人们宣读他的遗嘱。几乎和所有的遗嘱一样，既让人高兴，也让人失望。遗嘱在对庄园的分配上，并未偏颇无情，老绅士把遗产留给了侄儿，但这只满足了侄儿一半的愿望。达希伍德先生本来是为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们才希望继承这笔财产的，而不是为他自己或他的

儿子。但是遗嘱却规定财产将来必须由他的儿子和他儿子的儿子——一个四岁的小孩继承。这样，他便无力赡养他那些最亲爱的人，她们需要靠管理庄园和出卖庄园的贵重木材谋生。那个偶尔跟随他的父母来诺兰德庄园拜访的孩子，就这样得到了老绅士的欢心；其实那孩子并不比一般两三岁的小孩更逗人喜欢，也就是牙牙学语、为所欲为，爱恶作剧，喜欢大吵大闹，可是这些竟超过了多年来达希伍德太太和她的女儿们对老绅士的全部关心。然而他也并非不仁慈，为表明对那三位姑娘的喜爱，他留给她们每人一千镑。

起初达希伍德先生极为失望，但他天性乐观，相信有这样一个颇具规模的庄园，只要省吃俭用，同时改善庄园管理，不用几年就能积蓄起相当可观的一笔款子，但这笔姗姗来迟的财产归他的名下仅仅只有一年。一年之后，他再也无法比他的叔父活得更长久了，他给他的遗孀和女儿们留下的全部家当是一万镑，当中包括了老绅士的遗赠物品。

达希伍德先生病危时，用他垂危者的全部力气劝说儿子，希望他对继母和妹妹们多加关心。

约翰·达希伍德先生对家里的其他人感情不深，但他被此时此刻的这种嘱托感动了，他保证尽力让她们生活得舒舒服服。他父亲听了他的保证之后，终于放宽了心。而约翰·达希伍德先生有空慢慢地考虑：他究竟能为她们尽多少心。

如果冷漠和自私还不算坏心眼的话，那他也还不算是个坏眼眼的年轻人。总的来说，他还算受人尊重，因为他办事彬彬有礼。如果他娶的是一个更有同情心的女人，他也许会更受人尊敬，甚至他自己也会更有同情心，可惜约翰·达希伍德太太完全是心胸狭隘、自私自利的人。

约翰向父亲许诺时，心里就在想要送给妹妹们每人一千镑；这样增加了她们的财产，也就算是帮助了她们。眼前的收入不算，他每年能有四千万镑的收入，此外还有妈妈留下的那笔财产。这一想法使他心情激动起来，认为自己有这个慷慨解囊的能力。对，要给她们三千镑，这多么慷慨大方啊！足以让她们过上宽裕的生活。三千镑！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就省下这笔巨款。他整天思考着这个问题，甚至一连几天都在想，一点也没有反悔的念头。

等公公的葬礼一过，约翰·达希伍德太太没跟她继母打招呼，就带着孩子和佣人直奔诺兰德庄园。谁也不能怀疑她有到这里的权利，因为她公公去世，这栋房子就是她丈夫的了。但是她的这种行为过于粗蛮，任何一个女人处在达希伍德太太这个位置上都会感到不愉快，更何况达希伍德太太自尊心很强、为人慷慨大方，对这种没有礼貌的行为，无论是谁干的，她都感到厌恶至极。在她丈夫家的任何一个人的眼里，约翰·达希伍德太太都不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人。而此刻有人需要她尽点心的时候，她更是冷酷无情。

达希伍德太太讨厌这种无礼的行径，并为此极其鄙视她的儿媳。她儿媳一来时，她就恨不得马上离开这栋房子，但是她大女儿恳求她要先想到礼数。为了避免和她们的哥哥闹得不和，也出自对三个女儿的挚爱，她才决定留下来。

大女儿埃莉诺的劝告奏效了，这种劝告出自对事物的理解和冷静的判断能力，这使她虽然只有十九岁，却能替她母亲出谋划策。达希伍德太太性情急躁、做事草率，埃莉诺常能为大家着想从旁劝阻。她心地善良，性格温柔而感情强烈，但是她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她妈妈也还有待学习的地方，而她另一个妹妹却对此不以为然。

与埃莉诺相比，玛丽安更加多才多艺。她聪明伶俐，但对每一件事情都心急火燎，忧愁和快乐全部放在脸上。她慷慨大方，惹人喜爱。她样样都好，就是处事不够谨慎。这跟她母亲一模一样。

埃莉诺看出了妹妹过分地感情用事，不免有些忧虑。而达希伍德太太觉得这种性格难能可贵，但是现在她们的多愁善感只有平添彼此的烦恼。最初她们悲痛欲绝，时而缓和些，时而愈加沉痛，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她们沉浸在悲痛之中，在悲痛中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这种悲痛的根源，希望未来或许会有的安慰能将它慢慢抹去。埃莉诺也深感苦恼，但她还能保持平静，她和哥哥商量着办事，嫂嫂来了也还能接待她，对她以礼相待。她也劝说母亲像她这样行事，凡事多加忍让。

另一个妹妹玛格丽特性情温和、活泼开朗。她染上了姐姐玛丽安的一点浪漫气质，却没有她那样的头脑，所以这个十三岁的姑娘比不上她的两位涉世较深的姐姐。



第二章

约翰·达希伍德太太现在当上诺兰德庄园的女主人了，她丈夫的继母和妹妹们反倒沦落成了寄宿的客人。然而，她反而对她们客气起来。她丈夫对她们也颇为关心，那种关心比得上他对他妻子和孩子的关怀。他颇为诚挚地恳请她们把诺兰德庄园当成她们自己的家。因为一时之间在附近也找不到一所合适的房子，还不如留在这里，于是达希伍德太太接受了他的好意。

待在老地方，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能唤起达希伍德太太对往昔快乐时光的回忆，这也正合了她的心意。高兴起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像她那样心情舒畅，满怀信心地期望着幸福的到来，仿佛那种期望本身就是幸福。但是她伤心的时候，她也一样地胡思乱想，任别人劝慰也没有用，就像她开心的时候无法自己一样。

约翰·达希伍德太太根本不同意丈夫赞助他的妹妹们。从他们亲爱的小儿子的财产中拿走三千镑，岂不会让他变成穷光蛋啊！她求他在这件事上三思而行。他怎么能答应从自己唯一的儿子身上掠去这么大一笔钱呢？达希伍德小姐们对他来说，只是同父异母的妹妹；而对于她，她们和她什么关系也没有，她们有什么理由让他慷慨地拿出这么大一笔钱？大家都很清楚，同父异母的孩子之间不会有什么感情，可他偏要把所有的钱送给同父异母的妹妹，毁了自己，也毁了他们可怜的小哈里？

“这是我父亲临终的嘱托，”她丈夫回答说，“要我帮助他的遗孀和女儿们。”

“我敢说，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十有八九他当时神智不

清；要是清醒的话，他决不可能想出这样的事情，要你从你自己孩子身上掏出你的一半财产！”

“亲爱的范妮，我倒没有说定一个数目。他只是要求我尽力帮助她们，让她们比起他在世的时候生活得更舒适一些。要是他把他的财产全部交给我的话，恐怕她们的生活早就有了改善了。他该不至于认为我会忽视她们。他要求我做出承诺，我也就只好答应了，至少当时我答应了。所以，我就作了一个承诺，而我必须实现这一承诺。只要她们离开诺兰德庄园去别处安家，我们就得对她们有所表示。”

“嗯，那就有所表示吧，但也不需要三千镑呀。你要仔细想想，”她又加上一句，“这笔钱一旦给了人家，就再也要不回来了。你的妹妹们会出嫁的，这样，钱就永远要不回来了。当然，要是这笔钱能回到我们可怜的小儿子手里……”

“噢，对呀，”她丈夫非常严肃地说，“那就大不相同了。哈里将来会怨我们不该把这么大一笔钱给别人的。比方说，要是他的家庭子女很多的话，能增加这么一笔钱是很有用处的。”

“那当然很有用处呀。”

“那么，如果把数目减少一半的话，也许对大家都有好处。对她们来说，五百镑也是一大笔收入了。”

“啊，还有比这更好的吗！世界上哪有哥哥对妹妹，就算是亲妹妹，能有你这样一半好呢？而你却是——仅仅是她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你就是这么一个慷慨大方的人。”

“我不想太小家子气，”他回答道，“在这种事情上，宁肯大方一点，也不能太小气了。这样，至少没人会认为我不对她们不够尽心，就连她们自己也不会有更高的期望了。”

“谁知道她们期望什么，”他太太说，“我们才不用去管她们的期望。问题是你能拿出多少来给她们。”

“那当然，我想可以给她们每人五百镑。就算我什么也不给她们，在她们妈妈死后，她们每人都会得到三千多镑。这对任何一个年轻女子来说，都是一笔很不错的财产了。”

“的确如此。真的，在我看来，她们完全用不着什么额外补贴了。她

们能分到一万镑。要是她们结婚，情况肯定还要更好一些；如果不结婚，靠一万镑的利息，她们也能在一起生活得很舒服了。”

“是的，所以我在琢磨趁她们的母亲还在世，给她点补贴，要比给她们的女儿们好。我的意思是说给她一点年金之类的东西，不知道合不合适。如此一来，我的妹妹们和她们的母亲都会感到我的好意。每年一百镑她们准会心满意足。”

他妻子犹豫了一下，之后才同意了这个计划。

“当然，”她说，“这比马上就支出一千五百镑要好。但要是达希伍德太太再活十五年，那我们就上当了。”

“十五年！我亲爱的范妮，她连一半的时间都活不上。”

“当然活不上，但是如果你观察一下，一旦人们有一笔年金享用时，他们就会变得长寿，一直活下去。况且达希伍德太太身体结实、健康，几乎还不到四十岁。年金是一件大事，每年都得付，而且甩都甩不掉。你都不知道这事有多麻烦，我可知道很多。我父亲立了遗嘱，给三个老仆人支付退休金，我母亲就被这事给拖住了。她发现这事简直麻烦死了。这笔年金每年要付两次，还要把年金送到他们手里；后来听说其中有一个死了，但是之后又说没有这回事。我母亲伤透了脑筋。她说，在这种没完没了的负担下，她的收入简直不是她自己的收入。这件事也只怪父亲太欠考虑了。不然的话，母亲的钱会完全由她自己支配，不会被这些事捆住手脚。所以我对年金感到厌恶，我可不愿把自己的手脚捆住，一个人向全世界付钱。”

“要是一个人的收入一年又一年被这样消耗，的确是件让人不愉快的事情。”达希伍德先生回答说，“正像你妈说的，一个人的财产都不是自己的了。让定期付出一大笔款子这样的事情束缚住自己，决不会让人称心如意：一个人一点自主权也没有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到头来你连一句感谢的话也听不到。她们认为自己生活无虞，而你所做的只不过是她们意料中的事，她们一点也不会因此感激你。我要是你，我无论做什么，一定按自己的意思办。我决不会作茧自缚，答应付给她们年金。要知道有些年头从自己的收入里就是抽出一百甚至五十镑都不是那么容易。”

“亲爱的，我相信你是对的，那还是不付年金吧。我时不时地给点她们什么东西，也比每年付津贴对她们有益得多。因为一旦她们觉得有一笔大钱唾手可得，那么她们花起钱来就会大手大脚。这样到年底，她们一点小钱都不会多出来。你讲的办法肯定好得多，时不时送她们五十镑，她们便不会缺钱了。如此一来，我也履行了对父亲的承诺了。”

“一点不错。说实在话，我倒是确信你父亲完全不是让你给她们钱财。我敢说，他所说的帮助只是让你合乎情理地帮帮她们的忙。比方说，替她们找一栋舒舒服服的小房子呀，帮她们搬般东西呀，送给她们一些鲜鱼、野味之类的时令礼物呀，等等。我敢用性命打赌，他没别的意思。他要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意思，那才非常奇怪又不合情理呢。我亲爱的达希伍德先生，你想想看，你的继母和她的女儿们靠七千镑的利息将会过上多么舒服的生活。此外，每个姑娘有一千镑，一千镑每年的利息是五十镑。当然，她们得从那里面拿出钱来付她们的伙食费。总之，她们一年有五百镑的收入。就四个女人，还要花比这更多的钱吗？她们的开销少得很！也没有家务开支。她们没有马车、马匹，几乎也不需要仆人。她们也不跟人来往，也没有任何这类的开支！想想她们该生活得多舒服吧！一年五百镑！我简直想象不出她们怎么花掉一半的钱。你还想多送些钱给她们，想想就觉得十分荒谬。她们送你些东西才差不多呢！”

“我向你保证，”达希伍德先生说，“我相信你完全正确。我父亲对我的要求肯定不会超过你所说的范围。现在我搞清楚了，我要履行我的承诺，按你说的，关心一下她们，帮点忙。等我继母搬家的时候，我会竭尽所能地帮她安顿好，还可以送她点小家什。”

“这个自然。”约翰·达希伍德太太回答道，“但有一件事情你得考虑到。你的父母亲迁到诺兰德庄园的时候，他们卖掉了在斯丹希尔的家具，但所有的瓷器、金银餐具和亚麻织物却还保留着，这些东西现在都留给你继母了。所以，你继母一旦找到房子，那房子几乎马上就可以布置起来了。”

“你想的真是周到！那确实是值钱的遗物！要是其中一些金银餐具放在我们这儿，那该多好！”

“对啊。那套早餐瓷器比这里的这套可漂亮多了。随便她们租什么样

的房子，都配不上那套餐具。可惜事实就是这样，你父亲心里只有她们。我跟你讲：你不用对你父亲感激涕零，也不用理会他的愿望。这很清楚，要是他能办得到，他差不多会把世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她们的。”

这样的结论无可争辩。达希伍德先生之前还下不了决心，还心想着要帮助她们，现在却是铁定了心：只要不是太失体面，他无需为他父亲的遗孀和他的女儿们做更多的事。只要像邻居一样帮帮忙就可以了。



第三章

达希伍德太太在诺兰德庄园又住了几个月。她不是不愿意搬走。有些时日她看到以往那些熟悉的景象，心里就会涌起强烈的感情；后来便慢慢平复了。她的精神恢复过来，她的心也不再被伤感的回忆纠缠，而可以开始考虑点别的事情了。她急切地想要离开，不辞辛劳地在诺兰德庄园附近寻找一所合适的房子。她不忍心离开她挚爱的诺兰德庄园，但眼下也找不到一个地方：既让她住的舒适安逸，又不违背大女儿节俭持家的要求。有几处房子，本来她认为可以租的，但大女儿出于稳妥，考虑到她们的收入不能支付太高的房租而拒绝了。

达希伍德太太听丈夫说过，他儿子郑重地保证过要照料她们母女。这让她丈夫死也瞑目了。她和她丈夫一样，毫不怀疑儿子的承诺。她是为着女儿们高兴，因为对她自己来说即使给的比七千镑少，她也能过得绰绰有余。看着女儿们的哥哥心眼好，她满心欢喜，也责怪自己以前对他有偏见，认为他是个小气之人。他对她和他妹妹们的殷殷关切之情使她深信他非常关心她们的幸福。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对他的慷慨大方深信不疑。

很早以前她刚认识她儿媳时就瞧不起她。如今在她家里住了半年，进一步了解了她的为人，不觉对她更为鄙视。尽管当婆母的时时处处注意礼节，而且顾及做母亲的角色，但是要不是出了一个特殊情况，婆媳还共处不了那么长的时间。照达希伍德太太的看法，出了这件事，让她的女儿们更加有理由待在诺兰德庄园。

这件特别的事就是她的大女儿和约翰·达希伍德太太的弟弟渐渐萌发

了爱慕之情。这位弟弟是一位逗人喜欢而有绅士作风的年轻人。他姐姐住进诺兰德庄园后不久，就把他介绍给了她们母女。从那以后，他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那儿。

有些母亲出于利益的考虑，也许会鼓励这种亲密的感情，因为爱德华·福纳斯是一位已故富翁的长子。而有些母亲为了慎重起见会阻止这种感情，因为他的全部财产，除了数目很小的一笔以外，其余的全要听凭他母亲的遗嘱。但达希伍德太太却不作这两方面的考虑。在她看来，他看起来和蔼可亲，他爱她的女儿，而埃莉诺也同样钟情于他，这就够了；在她的观念里，她不觉得情投意合的男女要被财产的差异拆散。再说，埃莉诺的优点不被所有认识她的人了解，简直叫她匪夷所思。

她们喜欢爱德华·福纳斯，倒不是因为他人品出众、言谈潇洒。他相貌平平，只有和他熟悉了才会发觉他的一举一动招人喜欢。他过于羞怯，无法展现自身的长处，但当他克服了天生的羞怯时，他的举止便表明他是一个胸襟开阔、温柔亲切的男子。他天资聪颖，受教育后便更加聪明。但是，无论从才能还是性格上看，他都辜负了他母亲和姐姐对他的期望。长期以来，她们一直期盼着他能出人头地——比如——她们也搞不清楚要他在哪方面出人头地。她们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能成个什么大人物。他母亲希望他对政治有兴趣，以便跻身议会，或者和当今的一些显要人物来往。约翰·达希伍德太太也抱有同样的愿望。不过在这些崇高理想实现之前，能看到弟弟乘上四轮豪华马车，她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可惜爱德华不想成为什么大人物、坐什么四轮马车，他一心向往的是宁静而安逸的家庭生活。幸好他还有个弟弟比他有出息。

爱德华在他姐姐家住了好几个星期之后，达希伍德太太才对他多加注意。因为她当时伤心欲绝，对周围的事情漠不关心。她只是看着他沉静谦逊，并因此而喜欢他。他从来不用不合时宜的谈话搅扰她痛苦的内心。有一天，埃莉诺偶然谈起爱德华和他姐姐大不一样，于是达希伍德太太开始观察并赞许起爱德华来了。姐弟之间的对照，很容易就使达希伍德太太对他有了好感。

“这就够了，”她说，“说他和范妮不一样就够了。这就说明他为人和蔼可亲。我已经喜欢上他了。”

“我想，”埃莉诺说，“你越了解他就会越喜欢他的。”

“喜欢他！”她妈妈笑吟吟地回答道，“我一看中少不了要喜爱他。”

“你会器重他的。”

“我还不知道器重和喜爱能分得开呢。”

随后达希伍德太太想方设法地去亲近爱德华。她态度和蔼，很快就打破了他的拘谨，也立即就了解了他所有的优点。她知道他关心埃莉诺，这一信念或许有助于她的观察。她确信他人品好。尽管他文雅的举止同她一直以来所认为的年轻人该有的腔调大相径庭，可是一旦知道他待人热忱、性情温和，也就不觉得了无趣味了。

她一察觉到爱德华对埃莉诺有爱慕的表示，便觉得他们的相恋认真可靠，于是盼望他们早日结婚。

“亲爱的玛丽安，”她说，“不出几个月，埃莉诺也许就会定下终身大事。我们会惦记她，但她会很幸福。”

“啊，妈妈！没有她我们该怎么办呢？”

“亲爱的，这简直谈不上分离。我们离她只不过几英里远，天天都能见面。你们会多一个兄长——一个真正的、亲切的兄长。世上再没有人有他那样的好心肠了。可是，玛丽安，你板着脸，难道你不赞成你姐姐的选择？”

“也许，”玛丽安说，“我有点意外而已。爱德华非常亲切，我也喜爱他。但是，他不是那种年轻人——还缺少一种什么东西，他的外表不引人注目——我期望真心爱慕我姐姐的那个男人风度翩翩，可他不是。他的眼睛没有闪烁着的精神，没有炽热的火焰，显不出美德与才华。除此之外，妈妈，他没有什么真正的爱好。他对音乐根本不感兴趣。虽然他很赞赏埃莉诺的绘画，但那种赞赏不是出于深刻的理解。虽然埃莉诺作画的时候，他经常专注地看着，但是实际上他对此一窍不通。他那是情人的赞赏而非行家的品评。要我满意的人必须具备这些特质。要是和一个各方面的品味都和我格格不入的人在一起，我是不会幸福的。他必须与我情投意合；我们陶醉于同样的书籍，同样的乐曲。哦，妈妈！昨晚爱德华给我们朗诵时是多么乏味沉闷、无精打采啊！我真为我姐姐担心，可她却那么的

有耐心，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似的。我差点坐不住了。平时我一听到那些漂亮的诗句就几乎激动得发狂，而他居然读得那样的平淡无奇、无动于衷！”

“如果是朗读简洁优美的散文，他肯定要好一些。昨天他朗诵时我就这样想的，可是你偏让他读康珀的诗。”

“算了，妈妈，连康珀的诗都不能让他动情，其他怎么会读得好！当然我们允许品味的不同。埃莉诺没有我的情趣，所以她可以不计较这一点，和他在一起也可以很幸福。但要是我爱上了他，听到他那样毫无感情地朗诵作品，我的心都会碎的。妈妈，我越是懂事，就越相信我绝对找不到一个能让我真心爱上的男人。我要求太高了！他必须具备爱德华的一切美德，而除了美德，他还必须品貌出众、风度翩翩。”

“记住，亲爱的，你还不到十七岁。对生活中这样的幸福丧失信心还为时过早。你怎么会没有你妈妈幸运呢？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我的玛丽安，你的命运会与妈妈的命运有一点不同！”